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二

梁紆

高祖武皇帝中

天監十六年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无得殺雜世宗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為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鷄眼錢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縷疎縷之布縷音兼帛也縷縷主切說文縷也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扞軸之勞扞文呂切機之持縷者軸也或作縷者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為用貫緡相屬緡居兩切緡緡也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深允乞並下諸州方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雜

眼鑿鑿交盜鑄毀大為小生新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實也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乞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閱吏部一留兵局之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去願切券約也當中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太乍從之三月敕織官又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為其裁翦有乖仁恕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真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

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入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脯匪父切脯肉也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菓是歲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木訥也論語剛毅近仁行軍能檢救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十七年四月魏尚書崔亮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以為高

任城三澄論錢

河北少錢月物

魏置勳簿以防冒軍功之弊

宗廟以脯代餅

馮道根

魏尚書

書長尺

祖發大斗去長尺改重稱去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

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糖

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遽罷綿麻既而尚書以國

用不足復欲徵斂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臨川王宏妻

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

官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

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

上幸光澤寺有盜伏出於驃騎航待上夜出航胡上將行心動乃於

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我非不能為漢文帝念汝

愚耳宏頓首稱無之故因匿法壽免宏官宏奢僭過度殖貨無厭庫

屋垂百間在內堂之後閉鑰甚嚴有疑是錯仗者盜可多切也密以

聞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亡日獨攜故人射聲校尉丘他卿往與宏

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復行汝後房即呼輿徑往堂後宏恐上見

其貨賄顏色怖懼上意益疑之於是屋屋檢視屈指計見錢三億餘

萬室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貯訂呂切積也約雜貨但見滿庫不

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悅劇飲至夜幸燭而還兄弟方更敦睦尋以

宏為中軍將軍行司徒

臣光曰宏為將則覆三軍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

旬之間還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馬熙常

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委

於榛莽上測說切木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

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闕胡太后許之會元义劉騰作乱

事遂寢是歲魏太師雍等奏益池天藏資育羣生先朝為之禁限

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地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

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疆弱相兼務令得所什

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啓求罷禁

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

貴賤任口請依先朝禁之為便詔從之○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彝

地

魏太師

後集益

臨川王

上於友

論帝愛

宏非法

魏太師

聲陳儒
請立律
以調八
音

甄沙汰
即選

上聞焉
道根卒
不以同
日發哭
草儀不
與俗俯
仰
置孤獨
園

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昭然遂喝思

思鑽研其久頗有所得夫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竊尋

調聲之弊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一律聲而云還

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黃鐘管最長故以黃鐘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

之八音猶須錯米眾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為宮蔡質為徵切製質

者應鐘之別生周語曰鑿實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

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

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鐘為徵何

由可諧但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二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

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曾考

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

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鐘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

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準也曲準如說又說絃竹身樂

瑟而分之即於中絃素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一絃上然後依相生之

凖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凖以

均樂器然後錯采眾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

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

躰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為奇哉

尚書蕭寶真奏仲儒等不師受輕欲制作不合依許事遂寢

十二月甄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

陽祖瑩等八人以身用見留餘皆罷遣

普通元年正月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

聞上問中書舍人朱异曰上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

還

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八月永昌嚴侯韋叡卒時上方崇釋

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嚴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

如平日○二年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三年宋雲與惠

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春至乾羅國而

還乾羅國名其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百七十部初出示

以玄妙昏浸疎命更造新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湯寇將軍張龍

魏道行

正德怨

魏詔朝

張禹胡

羅銅錄

臨淮王

論李崇

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命

曰正光曆至是行之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

德為子正德少處離險上即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

賜爵而豐侯正德怏怏不滿意頃之亡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復

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四年魏見在朝官依令七十

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魏平因文宣公崔光卒帝哭之

慟為減常膳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也○未嘗不孝也○于

忠元義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

于德用事裴植郭融以無罪賜死元時人比之張禹胡廣梁初唯

楊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

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古錢

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始鑄鐵錢

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或於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

韓勇三字姓拔陵五月或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前除

官爵賊勳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射尚書侍中黃門於顯揚殿問之

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

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

鎮為州朕以舊章難董木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亡非冀之心致有

論李崇

有先見

之明

謂矣

李蒲切亂也

破六韓

拔陵

并力

攻崇

崇力

戰不能

禦引還

雲中與

之相持

廣陽王

深上言

先朝都

平城以

北邊為

重盛簡

親賢擁

麾作鎮

配以高

門子

弟以死

防遏非

唯不切

仕官乃

更獨得

復除當

時人物

忻慕為

之太

太

太

太

魏不聽
廣陽等
言救勒
李叛

以鎮為
州遣
道元撫
慰六鎮

魏胡方
胡反源
子雍
魏乃平

魏元法
僧拔殺
張文伯
等

魏勇江
華祖暉
之

江華不
作祭文

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免斯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
 得罪堂世莫肯與之為伍及阿那瓌背因縱掠邊人遂自意輕中國
 尚書令臣宗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王御下失
 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王師屢北賊黨人盛今日所慮非止西北
 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八月東西部
 救勒救畜力切救勒其先轉叛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王始思
 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乃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者皆免為
 民改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鄴
 道元為大使道元歷姓也撫慰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
 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乃用代來
 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義德美義擢偉為
 尚書二十石郎十月朔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
 煮馬皮而食之眾無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二子延伯守統萬乃
 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
 人齎書救城中努力固守考也也眾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
 胡人常以民礼事之子雍為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平其弟
 桑生竟帥其眾隨子雍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切也具陳諸賊可
 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
 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
 由是獲全。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義見元驕恣恐
 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
 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
 叛逆乎法僧殺之又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啓立諸子為王魏發
 兵擊之安東長史元顥和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令使共坐顯
 和不肯曰與公背皆出旱家一朝以此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
 慰諭之顥和曰我寧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乃殺之常侍綜長史
 江華司馬祖暉之暉古暉比首為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
 遇之華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之作歌器漏刻銘華唾罵曰切
 暉之曰知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令華作大小
 寺碑祭彭祖文華辭不為延明將筆之華厲色曰江華行年六十今

李雄請

日得死為幸。蓋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

李雄請

全其生而已。十月。魏方有事西北。荆西郢壽等皆反。引梁將曹

李雄請

義宗等圍魏州。魏都督建暹將兵數萬救之。辛雄自軍中上疏曰。

李雄請

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負重賞。三畏刑

李雄請

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

李雄請

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貧愚。聞鐘鼓之

李雄請

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不三縣於前

李雄請

欲罷不能耳。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夫。工軍

李雄請

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无所勸慕。庸人无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

李雄請

而賞賒。退而逃散。誠詩書切實也。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注。不

李雄請

肯尽力也。疏奏不省。二七年九月。葛榮自稱天子。國号齊。改元廣

李雄請

安。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賦也。餉也。豫徵六年租。調職

李雄請

勸。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

李雄請

稅。脚町。雜舍也。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

李雄請

聚為亂。豈有餘憾哉。切脚。賊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

李雄請

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抚。但郡縣選卒。由來共輕。貴遊雋士。莫肯居此

李雄請

過千峻。助諸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不才望如

李雄請

不可並。後地先求。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王律如。退其。有稱

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

彊暴自息矣。不聽。

大通元年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於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

史。楷或勸楷留家。車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有憂人之憂。若

吾獨往。則將士誰止。固志哉。遂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滅弱。小

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司。虧忠而

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死守禦之具。楷打勉將士。以拒

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

相枕。終无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九月。譙州刺史湛僧智

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示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

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十月。夔至城下。慶和率城降。夔以護僧智

僧知白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垂其意。且僧智所將。應

漢僧智
子可謂君

御發監
池稅長
孫稚東

爾朱榮
高歡

爾朱榮
高歡

烏合之人，烏合如鳥，鳥之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无侵暴。納附深，付其宜，變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唱志切又志，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音觀，故獲男女四萬餘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二年正月，**詔**廢鹽池稅，行臺長孫稚上表以為：地天之所資，密

述京畿，遠近言之則言畿也。唯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多

虞，府藏罄竭，冀定擾攘，常調之給不復可收。惟仰府庫有出无入，略

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減二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於

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特冀定一昔高祖昇平之年，无所乏

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与物競利，恐由利而乱俗也。況今國用

不足，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之私財，事不獲已，臣

輒依常收稅，更聽後救。**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

弛，續息也。威因不立，盜賊遂起，封疆日蹙，日蹙，國日蹙，是時討虜

大都督爾朱榮，爾朱榮，代為酋帥，居尔朱川，因以為名。兵執疆盜魏朝，譚之

高歡往歸榮時，劉貴先在榮所，屢薦歡於榮，榮不見其推悴，未之可也。

歡終消切，秦秦歡從榮之馬廐，駘節切，廐有埤馬，如驢，田榮命歡騎

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羈居且切，馬絡頭也。竟不蹄齧也。下五知切。

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

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

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乱，嬖孽擅命，穉魚列也。朝政不

行，以明公雄武，乘七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卒，鞭

而威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魏肅宗亦惡儼紇等，口於之，不能去。

密詔榮，客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上黨帝復

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与太后謀，酖帝。如毒酒。二月癸丑，帝暴

殂，太后立皇女為帝，詔稱女。先是潘如生女，太后許云男。改立故臨洮王

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

猶謂一幼君，況今奉天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

魏敬宗

魏詔入

魏高道

魏多細

魏詔民

魏寺設

魏詔朱

前魏一則赴哀山陵詔誅奸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

今矣二月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休

素有公望欲立之四月榮濟河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

盧虛焉始詔入粟八十石者賜爵散侯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一

中大通元年七月魏主始入宮以高道穆為御史中丞帝壽明

主行犯清路赤帟卒呵之不止如魏何道穆令卒執破其主公主泣

許於帝帝曰高中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

穆見帝帝曰家妙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

卿何謝也是時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為在市銀

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文之

以重刑抵罪雖多奸鑄弥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銖彌未切一銖而

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

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号以記其始則一汗所成止七十

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費先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金

紫光祿大夫楊侃早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為口

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九月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

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并講堂法坐為

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經也佛以人死其精神常存也佛示人

而犯非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甚喜謂爾朱

僧眾默許百辟詣寺東門謂羣臣也奉表請還○二年八月魏爾朱

榮錐居外藩遥制朝政樹置私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謂相吏

矚矚候也大小必魏主錐受制於榮然性動政事朝久不倦數親

覽評訟理冤獄謂之不快帝既外逼於榮相快山謂乘為樂

有圖榮之意榮與王穆俱入朝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大穆在御榻

西北上向坐榮見魚安等抽刀從東戶入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

下遂刃之安等乱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於是內外喜譟声滿洛

陽城王儉入賀帝改閭闔門下詔大赦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焚

石方口出屯河陰十一月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

大子

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

論昭明

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大業初

以身以

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渝條一

也

也危誕之士晉邪之行

魏高歡起兵討爾

氏以上弒敬宗也孫騰說歡曰朝廷隔絕

令無所累不權有所立則

歡乃立勃海太子元朗為帝朗

即位於信都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

定王踈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

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怒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崔

策而禪位焉戊子於東郭

帝於門下省葬用殊禮如直禁

考異曰武帝普通三年十一月魏初行晉大恭後魏徒

曆成會孝明帝加元服改元正光因命元曆

七月辛卯加元服三年十一月丙午行正光曆今似

呂大著點校標林

五備註真治通鑑卷第六十



梁紀

高祖武皇帝下

中大通五年魏爾朱兆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向歡親臨厚葬之

二丁大泰

賀拔岳遣使詣晉陽歡電弟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

常悅瞻作

親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非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叩歡

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

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岳莫陳悅州刺史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

悅以夏州被邊要重欲京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

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六年中軍將軍王思

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

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時帝廣徵州郡兵東

郡太守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推臣擅命王至日卑奈

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文之寧肯受人

以柄雖欲投之恐無易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

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且思政然之

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丞相歡覺其變上表極言宇文泰州郡

罪惡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歡勒兵南出告其衆

曰孤以爾朱擅命奉戴主上橫為斛斯椿讒構橫為皆以忠為逆今

者南邁誅椿而已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屯于汝

水七月丙午歡引兵度河魏王遂帥南陽王寶炬其呂清河王賈彰

切廣陽王湛直深以五千騎西出長安歡入洛陽舍於求寧寺集百

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而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

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乃收辛雄等殺之泰備儀衛迎

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帝遂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政

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後書以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

一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之先是熒惑入南斗熒戶胡國切

星名南方主夏去而復還留上六句以諺云起南斗天子下

毀走乃跌而下殿以襪之及四奔慙曰彗亦應天象邪

宇文泰

從兵

高歡字

文泰相

魏王西

出奔長

彗亦應

天象



魏孝武

魏孝武

魏文帝

魏文帝

魏文帝

魏文帝

魏文帝

魏文帝

魏文帝

魏文帝

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即勒文武式清禁若若三日無日則七廟社稷帝亦不答樹乃集

耆老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於城東特年十一改元天平遷都鄴元魏孝武帝為高歡所通西入關散乃奉清魏孝武

帝聞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

時彎弓或時推按由是復與泰有隙閏十二月帝飲酒遇醜而疽毒酒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

大同元年正月朔魏文帝於城西帝諱寶炬孝文之孫大赦改元大統進丞相泰為安定公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

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泰行之泰用蘇綽為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

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左右之才泰乃擢綽為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舍弟池

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確堞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起

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端平蘇綽真高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十一月侍中中衛將軍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強四又故君有忠與顧同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東魏封

丞相勸之子洋為太原公洋內明法而外如不惠兄弟及眾人皆嗤鄙之獨歡異之嘗欲觀諸子意識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

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帥甲騎偽攻之兄澄等皆怖撓切昔故切下女洋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貴言情猶擒之以獻

二年二月丹陽陶弘景卒弘景博學之能好養生之術什齊為奉朝請性棄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

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六事無不

高歡以治亂絲試諸子

蘇綽直哥士

臨私景
幸山中

江子四
言政治
得失

賀拔勝
不射馬
戰南句

侯景軍

東魏遣
李諧等
來聘

南北通
好務以
俊又相
誇

杜弼請
先除內
難

華民耕
織鮮甲
擊賊

宇文泰
據渭曲
拒高歡

先詔之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
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
武事故弘景詩又之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

月詔曰古人有言室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
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蠹都故切
蠹上待魏降將賀拔勝笑其甚厚勝等思歸上許之親餞之於南苑

錢音錢送勝懷上恩自是見鳥獸南句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
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乘舟自山路逃歸既至長安詣闕謝
罪魏主執勝手歎曰魏休為切東與播越天也非卿之咎

九月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
十月景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
三年六月東魏遣常侍李諧來聘以盧元明李業興副之七月諧等

至建康上引見與語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
遇勅敵如渠京也卿輩嘗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鄴下
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雋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

彥清河崔贍為首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
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宴日高澄常
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為之拊掌北魏使至建康亦然

八月東魏丞相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出兵
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探奪
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校稍北魏夾道羅列

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
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意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鋒鏑百
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

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為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甲則曰漢民是
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為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
人則曰鮮甲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

何為疾之閏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時魏
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
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讀曰此東十里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

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讀曰此東十里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

高澄

宇文泰

反景園

東魏

高澄

何敬容

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俱而切傳名左傳

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捕傳孤以東魏兵至

曲斛律亮舉曰黑獺他達之子舉國而來欲一死決且滑曲葦深上濤

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

姓若眾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曰我眾賊寡百人擒一何

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

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

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擿如沼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

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

軀征虜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

勇何必數級歡夜度河去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

還軍渭南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四年七月侯景

高教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魏主將如洛陽

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泰進軍灤東侯景等夜解圍去

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

隊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魏

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

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

書郎如他蓋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薦擢皆引致門下

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五年正月以丹陽尹何敬

容為尚書令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晡

不休秋傳日晡君勞為時俗所嗤鄙如笑也自徐勣周捨既卒當

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無苦用切以綱

維為已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异善伺

侯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

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

實按諸
御用御
筆

東魏行
以光香

朱已行請
分州為
五品

命周

除不受
贈益

于六期
得士民

蘇綽六
條

東魏請
以四
十尺為

褚翔不往。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

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九月魏置紙筆於陽

武門外以求得失。十一月東魏人以正光曆差命校書郎李業

興更加修正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曆既成行之。散騎常侍朱异

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

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

十三州下品一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拓境宇切開也北踰淮汝

東距彭城西開犍柯南平俚洞犍柯古何切犍柯者係犍州

其地曰犍河兩建置州郡紛綸其眾故并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

耳切南夷種名之人來歸附者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徼吉弔切荒所

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

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

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

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素

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郎中唐瑾梁道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六年七月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勿上行狀及立銘誌

上不許贈本官諡穆正公。七年五月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

行汾州事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

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為設酒殺侍以客禮并給糧餼許既切餼

餉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年時論稱之

或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為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間我

骨肉命斬之。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為疆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

支尚書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五日以資軍

國又為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地利

四曰權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其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

百官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魏詔

羣官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十月頒行之。是歲魏又

益新制十二條。東魏丞相勸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

令悉以四十尺為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

就食齊晉勸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

李元忠

為侍中

惟飲酒

自誤

裴俠號

獨立君

賀拔勝

僕真勇

蘇綽損

益條制

南臺比

勃不避

象溫

有緒作

詩

賈琛傳

四事

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命諸州瀕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倉青州徐州傍海煮鹽漢唐以來軍國之費粗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而甚切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八年二月魏初置六軍。二月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

為侍中元忠辭數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為僕射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即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九年魏諸牧守共謁丞相奏命河北太守裴俠胡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為獨立君。十年五月魏琅邪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勝憤恨發疾而卒丞相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真大勇也。七月

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為五卷頒行之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賞是如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

中從事宋遊道為御史中尉高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

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十一年三月魏丞相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勞到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衡鋒陷德

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之以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高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晉氏以來

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十一月散騎常侍賈琛日林啓陳四事其一以為今比邊稽服

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口口滅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摠上苦貢切下作縣不堪郡之哀削上備侯切更相擾切互也惟

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更竟戶口空虛皆

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更竟戶口空虛皆

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更竟戶口空虛皆

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更竟戶口空虛皆

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更竟戶口空虛皆

守宰奪

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驚困邑宰則

守宰奪

扶手聽其漁獵焚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

守宰奪

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立陵列肴同綺繡

守宰奪

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

守宰奪

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

守宰奪

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傳翼北隴增其搏噬

守宰奪

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

守宰奪

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疆而

為之苟以淳素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二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

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

吹毛求疵壁肌分理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

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茲實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

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徵倖之患矣

從好或其四以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

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堂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

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

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

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

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太指以為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

事與卿不異每苦倥傯更增悵感

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其刺史橫暴

同業疏
而也

酒不好
音聲

份事李
日吳下

任成
此

勤儉
上為人

啓及之上惡其觸實故怒

畫蘭臺其人茲猶使者漁獵並何姓名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

黜更擇材良又上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去何可知儻家

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牛全柳映切久不

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蟋蟀音悉蟀所律

數十種治一菜為數十味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

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

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為之

傳翼卿以朝廷為恃乃自甘之當思致恃所以卿去宜導之以節儉

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

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臣之所見也

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吳方食吳音側日

常一食若晝若夜昔妾腹過於十圍腰讀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

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

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去何可得古人去專聽生

茲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又可法歟卿

去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

何者宜減何處典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真以奏聞富國

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行聞

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惟新之義後見今日琛但謝

過而已不敢復言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

草隸園棊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

為皴裂上七倫切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食惟菜

羹糲飯而已糲飯音切又洛蓋切力制切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

以過身衣布衣身衣於木絲阜帳一冠三載衣二年後宮貴妃以

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會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

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上法去聲切對內豎小臣

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

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

啓及之上惡其觸實故怒

高祖
所短
於所長

法
簡

王侯驕
淫不能
禁

率同泰
寺講經

東錢西
錢長錢

足陌錢
通用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主聽納之失在於叢勝上切

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誅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

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

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具之勤

為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

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

不知名辱身危履却絕祀為千古所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踈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鞠居六切窮姦

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徒

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

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乃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

罪則終日不懌詳益切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

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

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解講大

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羣臣皆稱善

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鄭生當窮效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

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郢以非切江

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為貨上自鑄五銖

及女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

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各曰東錢江郢以上

七十為百各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為百各曰長錢七月詔曰朝四暮

三眾相皆喜祖七餘切辨據也非子齊物篇曰祖公賦子曰朝三各

寶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

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

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

子質作並同二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

為百六 八月東魏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 魏王思政

孝廉

舉韋孝寬鎮玉壁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眾攻玉壁晝夜不息孝

蘇綽以
後亂未
準為已

寬隨機拒之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乃解

蘇綽

圍去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魏司農

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罽毼以授綽有須麴分隨事施

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

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

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

未達如厚加贈諡又班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

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

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先於車後酌酒言曰酌酒器尚書平生為事

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

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卮章移切

太清元年正月東魏勅海獻武王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

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擢

人受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斯養上相支切折薪有虛聲無實

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

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動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

武樂為之用卅子澄泌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右足

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策素輕高澄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

侯景據
河南
歸魏

者切若
于復好

據河南
侯景歸于魏

澄遣司
于韓軌

討景魏
以若于

惠為司
空人

谷以東
瑕立以

西豫廣
穎荆襄

充南兗
濟東豫

洛陽北
荆北揚

等十
三州內

附唯青
徐數州

僅須折
簡折簡謂言片紙

且黃河
以南皆

臣所職
易同反

掌若齊
宋一平

徐事燕
趙上召

羣臣廷
議尚書

僕射謝

舉等皆
曰頃歲

與魏通
和邊境

無事今
納其叛

臣竊謂
非宜上

曰得

金甌無
一傷缺

今忽受
景地詐

是事宜
脫致紛

紜悔之
何及朱

异揣

知上意

對曰聖
明御宇

南北歸
仰拒而

不內恐
絕後來

之皇

上乃定

議納景

以景為

大將軍

封河南

王周弘

正善占

候前此

謂人

上乃定

議納景

以景為

帝位虛

更謂靜
帝有孝
文風烈

大下人
務莫過
言罰

東魏
梁以非
侯景

諸州
治

太子自
請老平

以侯景
為州牧
不聽

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朝于鄴虛齊獻武士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傍

為穴納其板而塞之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

金而逃靜帝表容儀旅力過人射無不中傷也好文學從

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遂

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

帝不堪憂辱詠詠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曾連耻本自江海人

忠義動君子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元瑾等謀誅澄事覺澄幽帝於

含章堂身濟等於市高澄以杜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

事之要可為戒者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

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

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侯景自生

猜貳猜貳切疑也遠託閔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僭相結兄弟之

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執得容

姦時渠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工援禍延林木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魏歧州父經喪亂刺

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為

諸州之最魏曰最切上丞相泰擢穆為京兆尹。二年太子於玄圃自

請老莊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相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

之禍魏切羯者虜本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侯景與魏戰敗

自求貶削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

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

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皆晉以構妖何者

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魏倫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

凶狡之才魏古荷高歡羽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逃死

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履所履切履不歸也

昔君親始遺芥居拜切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臣朽老疾

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

節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

二月東魏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來通好上與朝臣議之朱巨川張綰

不昇等
乞許魏
通好

景景謀
反南侵

侯景立
廟主德

景景謀
單謀

景景謀
非其罪

景景謀
景景

等皆曰羊吏切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傳方遇切

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居竟切景自疑

用兵乃從許言景果為反計是後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

反謀益甚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

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茲

臣亂國大土屬當儲貳備陳如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

不敏實思自效願于允副正德大喜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景反於

壽陽以誅朱朱已并徐麟陸驗周石珍為名名已并等皆以效佞驕貪蔽主弄

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

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采石即牛渚磯也在冊令邵陵王綸襲取壽

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鳥合之衆自然瓦解解州散也朱已并曰景

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上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

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州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荻

如葦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

建康大駭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是時梁興四十

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倅迫公私

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搗一決於侃侃膽力俱

壯太子深仗之正德守宣陽門帥眾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關

下正德即帝位詔稱晉通已來茲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

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魏大帥泰

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尚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

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

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

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三年正月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宗昇昇慚憤發疾卒故事尚書官

不以為贈上痛惜昇特贈尚書右僕射侯景偽求和上怒曰和不如

死太子固請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遂報許之景了無去志采石

關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捕箭捕箭

備滿與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許去勳能晏助恨之晏術乃於城西

侯景啓

北樓引景衆登城上聞城已陷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侯景見

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稽顙禮景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惜之也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上雖

侯景見

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

侯景見

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宮使如常入朝三

侯景見

偉陳慶雲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鳴咽於胡切咽也不敢泄聲殿外文

侯景見

武皆莫之知辛巳發高祖喪并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六月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殺之八月東魏勃海文

侯景見

襄王高澄為蘭京所弒京衡州刺史蘭欽之子澄以為是謀亂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拍案部分入討羣賊斬而鬻之鬻力亮切

侯景見

洋祕不發喪動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甲午洋入

侯景見

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及出東魏主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

侯景見

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使者皆改之十二月始與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德等德息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侯景見

考異曰太清二年湘東王繹遣主僧辯將舟師萬人東下太清紀不僧辯將精卒二萬今從梁書三年二月庚子南王會理等衆三萬

至馬印洲梁帝紀作丁未今從太清紀典略典略去至三琅玕今從
太清紀梁帝紀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呂大著黜校標抹增即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梁紀

太宗簡文皇帝

在位二年

壽四十九

諱綱武帝第三子也立為太子武帝幽崩侯景奉太子

大寶元年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

交州刺史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齊郡王 侯景納上女

陽公主甚愛之 四月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

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

亦請上起舞連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胡光切盡名 江楊尤甚一日

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萎艾而食之其上也切 所

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

待命聽終景性殘酷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湔殺之使天下知吾

威名故諸將毋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劉無勝 以資戲

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 湘東王繹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

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五月東魏進齊王洋位相國摠百揆求矣切度也 備九錫二曰車馬

行澆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歛

容曰此事推掩已矣掩也及切 謹當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

蔚宗上舒胃切又舒勿 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也終我四百

求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官別可乎高

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官帝步入與妃媾比下別

期帝出雲龍門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于齊王即皇

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

之已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

齊下東魏武定九年甲子孝靜帝禪國 勵精為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

人必當百人任其跡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

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檢其錢貧者

侯景納上女

江南旱 歲死者 蔽野

百姓不 附侯景

東魏

東魏孝 靜帝禪 位于齊

帝封東 魏主為 中山王

簡練 齊立九 等之戶

漢書

魏書

造天保

王偉勸

景欽帝

加侯景

侯景

役其力。九月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加殊禮。初敬

宗以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二年

文帝復以丞相泰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

人曰文帝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

孤信信本名如願姓劉氏魏初有十四六即其先伏留屯者為部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宇文泰陳崇謂之八柱國泰

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

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

摠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伯望從容禁闈而已從七恭切餘六

人各督一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

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甚

眾率為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祿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云

主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二年二月文帝殂大

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及景

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

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逼帝禪位于豫章王

棟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棟即

帝位大赦改元天正九月王偉說侯景殺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

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

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

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雋等齊曲項琵琶上類脂切下蒲巴切釋文

推手曰琵琶與太宗極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

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乃出雋進上囊脩纂坐其上而殂王僧辯

等聞太宗殂啓相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

相以下官於是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大極

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陰王景之

初作相也以西州為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

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車彈射飛鳥王偉母禁止之不許

輕出景鬱鬱不樂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十一月

主鳩

景侯景

武陵王
紀有武

取子必
以之器

侯景之
亂州郡
大半入
魏

胡僧徒
請帝留
江陵

宇文泰

竊室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因留鎮建業

霸先鎮京口 侯瑱吐旬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兵數千

人瑱進擊敗之景單舸逃言南渡江關謂之舸為其小妻兒羊鴟所

殺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梟之於市三日莫

而添之以付武庫 益州刺史武臣土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

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澤內脩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

之利故能植其財用器甲殷積一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

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

為獲瑞四月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 五月辛

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邾以來入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

世宗少年高郎所弊者疎表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

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

舉營庫必擢門閥房越不遺考前後最為折衷 政煩賦重

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於王僧辯僧辯以上齊通好皆

不許 公卿潘鎮數勸進於湘東主十一月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

改元大赦 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

為限荆州界北盡武陵西拒硤口南復為蕭勃所據州刺史為廣詔

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正月王僧辯

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 下

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与虜正隔一

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

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能飛其應也上令朝臣議於後堂會者

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眾莫敢先對上曰勸

吾去者左袒徒旱而肉露也 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

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

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

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十一月魏尚書

元列謀殺宇文泰事洎泰殺之 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

有圖江陵之志梁王嘗聞之魏同益重其貢獻 三年正月魏太師

泰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 魏主自元烈

魏恭宗

之死有紀言。密謀誅太師泰。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是為恭宗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二月。魏侍中宇文弼來聘。會齊使。齊亦至江陵。帝接仁

宇文弼

怒。不及齊使。弼怒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與之。其蕭繹之謂乎。荆州刺史長孫

宇文弼

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案為之備。

魏收

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僚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

魏收

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

魏收

誣罔。一代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頓首。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

魏收

主。云。臣既結怨。疆宗將為刺客。所殺。帝怒。於是裴庶及尚書郎中王松

魏收

年。皆坐謫。史鞭二百。配甲坊。裴庶死於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

魏收

服。謂之穢史。散騎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

魏收

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王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

魏收

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

魏收

魏收。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

魏收

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帝好文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

魏收

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

魏收

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

魏收

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

魏收

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

魏收

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

魏收

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

魏收

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

魏收

召公卿議之。侍郎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

魏收

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警帥眾會之。帝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若

魏收

至石梵境。上帖然。帝聞而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辛未。

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為荆州刺史。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等為前軍。杜僧明帥兵明徹等為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從侍。欽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續御皆泣。十一月癸未。魏軍濟漢。帝

詩

焚圖書
十四

言我
梁

梁主稱
臣於魏

乘馬出城行柵捕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
 城東諸軍事丁亥魏兵至柵下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
 引兵入援庚子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
 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朓
 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
 中負戶蒙楛槍身蔽目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將獎勵士明
 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中傷
 疾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朓
 仁朱買臣退保金城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
 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
 之道今夜盡矣帝去羽儀之物白馬素衣出降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
 世誠一至此乎魏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魏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慢
 牽帝使拜梁王與梁同武帝之子附于魏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慢
 之下魏使甚為誓所詰辱責問也十二月丙辰于謹逼帝使為
 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田僧辯
 亦不由我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辛未帝
 為魏人所殺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
 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悟作文章接筆立就常言我翰於文士愧
 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梁主稱臣於魏資以荊州之地是為後
 梁

敬皇帝

在位二年

壽十六

諱方哲字惠相武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元帝為魏人所
 害王僧辯陳霸先奉帝為梁王承制于建鄴

紹泰元年正月梁王登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
 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立子顥為皇太子顥區韋切又苦賞刑制度
 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曰奉其正朔正月朔旦也正本音政秦
 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二月晉
 安王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都督中外諸
 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主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貌未
 甚負荷貞陽侯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卿宜

此齊道
二判髮

比齊道
二判髮

貞陽侯
百僚

魏建百
官

齊主

揚借典
垂風

宇文泰
於中山

分舟力胡切舟名迎接貞陽侯淵明說文淵也亦與僧辯書求迎五月僧

辯遣使奉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癸卯淵明

入建康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武以晉安王為皇太子上僧辯為大

司馬陳霸先為侍中八月齊主如晉陽遷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

去其一集一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說文翦髮

也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初王僧辯與陳

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

往返數回僧辯不從霸先乃舉兵襲僧辯執而縊殺之貞陽侯淵明

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

改元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是歲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

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初魏太師泰以漢魏

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

太平元年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太宰柱國李弼為

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

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依周禮二月詔雜用古今錢

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

法御下或有違犯不容動惑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

抱每臨行陳上胡切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

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

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辭職也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

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揚音揚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惜風表堅裁為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

志有一餐之惠者音餐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
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己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
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
方疆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務卒於雲
陽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
古凡所施設皆依仿三代而為之內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太宰
出鎮同州時年十五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十一月
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離六合小公私煩

齊併省
州郡縣
鎮戍等

魏恭帝
繼位干
司

費丁口減於曠日守令倍於昔時且要荒向化舊多浮偽百室之邑

遷立州民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循名督實事歸焉有於是併省三州

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十二月魏以岐陽

之地魏恭帝初本元魏秦平封世子覺為周公魏宇文護以周公

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使大宗伯

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綬恭帝出居大司馬府魏恭帝

詔徵王琳為司空琳辭不至

簡文大寶元年侯子鑿克黃陵城中無少長皆殺之太清紀

曰城中數百人典略曰死者八千人今從南史元帝承聖元年三

月侯子鑿以舳舻千艘載戰士典略作鳥鵠舳千艘今從梁書敬

帝紹泰元年正月梁王督即帝位周書晉傳晉在位八載保定二年

薨然則晉雖以甲戌年為魏所立乙亥年乃即位改元也

皇天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呂大著黜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陳紀

高祖武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五十七

諱霸先字興國姓陳氏吳興人梁太平二年進封陳王尋

受梁禪建元永定國號陳

永定元年正月周公孫周字文泰事魏為大冢宰其子覺襲位周字文泰事魏為大冢宰其子覺襲位周字文泰事魏為大冢宰其子覺襲位

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

司馬周主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

祀廟不毀禮祖廟也鑄四柱錢一當二十復改四柱錢一當十復

五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霸先遣

周周主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

進丞相霸先為相國總百揆求突切發封陳公備九錫陳國

略陽公月餘弒之迎立歧州刺史周都公周周主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

明皇 十月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陳王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以給事黃門侍郎蔡景歷為秘書監

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治律令

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置刪定郎治律令置五年四月

主以旱祈雨於西門豹祠不應毀之并掘其冢掘其冢五月上幸

大莊嚴寺捨身君君臣表請還宮二年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

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州軍事為總管 四月

命有司更定新曆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元韶

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

之繼日厭鎮也六月周以霖雨詔群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

樂遜上言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期歸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

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

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勳之家競為侈靡終

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

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眾共之今州郡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周立五

孝懷號
道遠公

元帝

詔臨川
工簡置
城南院

帝性余
素

山莊
成王稱
皇帝

尚交成
公憲善
於撫綏

齊主者
酒

齊太子
殺即位

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若劫相持其甚渠之切劫居法切甚博非也劫者謂甚皆相持爭行前後若一劫不當則成彼利矣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天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周處上章章復又翻經如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道遠公驃騎大將軍寇雋少有學行家入常賣物多得絹五疋雋於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樞老疾不朝謂世宗虛心欲見之雋不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載以御輿令於王前束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專唯積善者可以致之

詔臨川王禧如於南皖口置城皖胡管切廬使東徐州刺史錢道戡守之丁酉上不豫丙午殂上臨戎制勝並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鮮盤殼核充事而已鮮步須

始為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皇子昌在長安江陵之內無嫡嗣外有疆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陵典宿衛兵在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秘不發喪急召臨川王禧於南皖王至建康皇后下令以清纂承大統是日即皇帝位

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公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周王始稱皇帝改元武成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不許至是周人以憲為益州總管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

九月**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楊愔等皆受遺詔輔政十月殂太子殷即位詔諸土木金鐵雜物一切停罷

王琳聞高祖殂十一月琳進寇大雷因引兵東下

世祖文皇帝

在位七年

壽四十五

諱蒨字子華武帝兄昭烈王之長子也封臨川王永定三

宗英 王 持無 湖

蘇兵 敗

齊常 山 王 演 殺 揚 情 年

魯公 實 七 變

周高 祖 立

常山 王 演 之 定 名 位

北齊 肅 宗 立

命王 歸 等 保 發

年六月武帝殂太后以遺詔令王繼統

元嘉元年二月王琳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自餘日東

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淩湖之眾舳舻相次而下音音

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越也瑛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

風翻為瑛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文東皆反燒其船瑛以牛

皮冒蒙衝小船蒙衝並平聲字或作以突敵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

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

所殺殆盡琳走至淞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

人奔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妻太后欲立之而

不果及太子即位詔演居東館詔奏之事皆先咨決揚情等以演與

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演乃與長廣王湛同謀

共執揚情斬之以趙孝深代情總機務陽休之謂人曰將涉千里殺

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齊主乃以演為大丞相湛為大傅

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賈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真毒於

糖餽而進之糖餽即切亦作餽方言謂之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

受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小弟寬仁大

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魯公幼有哭聲特為世宗

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

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公諱世宗之弟

齊王晞趙彥深等並勸進於常山王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

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

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啟去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忍變生

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太皇太后下令發齊主為濟南

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為太統齊宗即皇帝位於晉陽

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為自同外各略不可見自今假非

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際俟少隙即徑進也因敕與陽休之崔劼

等二人劼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

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

安謂
多言又
以吏

類主事

言代周
之策

言非
行教之

官法
六

布泉
五

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誅思以漸條奏朝晚給
御食時奔漢切畢景聽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
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
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

咸言傷細帝王之受頌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
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必後又嫌踈端澤由是被寵遇庫狄
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姑之子令享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

不違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
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陸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

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
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又納性至孝
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復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

增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惟
前以小指塗代痛如始物細也血流出袖支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帝徵靈叔亮為中庶子帝問時務於叔亮叔亮請伐周曰我疆

被弱我富彼貧其執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判疆
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且立重鎮於
平陽或波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

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
咸出關中我軍十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
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

農業且發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擊庫莫奚至
天池庫莫奚出長城北道十二月齊主還晉陽齊主斬人於前問王

晞曰是人應死不辨之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
於市與衆棄之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為王改之帝

欲以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
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入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被猖求退無
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二年正月齊主尊大廟班太祖

所述六官之法七月齊更鑄錢文曰布泉當五與五銖並行
十月齊肅宗出政有免驚馬墜地絕肋齊肅宗詔以嗣子中眇可繼

北齊書

卷之四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長廣王湛統效大寶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右山陵

改元太寧南齊書為世祖武成皇帝顏之推論曰孝昭

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太子中庶

子虞劾即計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節之

科詔從之權節自開置如設木為權獨取利也○三年詔徵留異為

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詔遣侯安都討之

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

入屬籍上珠玉切附也下秦昔切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

震劾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從

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

至前通上苦怪切姓也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

如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

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

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梁末喪亂錢不行民間私

用鵝眼錢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後梁主安於儉素不

好酒色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疆徧隘上俾編如下鳥邑居

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有千余謚曰宣皇帝公

燕國公子謹為三老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大

北齊書

卷之四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侯安都

安都
功驕
元

高祖知
三將之

和士開
勤齊主
以國事
付大臣

齊周守
可唯冰

齊班行
律令

去非謂

周初令

徐陵進
變或王

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齊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

法度上甚惡之數遣臺使案問舍人蔡景歷希有稱安都謀反安都

自京口還建康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出蔡景歷表以

示於朝乃下詔賜死初高祖在京口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

安都為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

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惟心過差侯郎傲誕而

無厭輕佻而肆志非吐刃切爾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齊侍

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

諸鄙褻以夜繼晝襲先列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

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足陛下且及少壯極意為樂國事盡付大臣

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

財用唐邕掌外騎兵馮子琮藏宗胡長榮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

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五年初顯祖之世周人常懼

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上直道及世祖即位屢幸用事朝政

漸紊齊人推冰以備周兵之逼司空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

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初顯祖命羣官刊定魏麟趾

格為齊律久而不成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

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轅之上胡貫切次梟首次斬次絞二曰

流拔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

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閹疑上衣檢切閹也廢并

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是後為吏者始

守法令又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

輸租調徒申切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

露田八十畝婦人而奴婢依良人半受六十畝大率一大一婦

調絹一匹綿八兩限二石限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之半牛調

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上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周初令

百官執笏六年二月以安城王瑒為司空瑒以帝弟之重執傾朝

野直兵鮑叔叡恃瑒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

屬引奏瑒而入上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遂讀奏版時瑒在

位
勳
帝
傳

北齊後
主立

帝欲傳
位安成
王項

安成王
比周公

帝
之
母
諱

殿上侍六人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上為之免項

侍中中書郎朝廷肅然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跡率無

行顯相跡惜其數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即位擢拜中

書侍郎與和士開之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

車一日晚馬欲可終士開因從容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

文宣孝昭之子相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

若事成中官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相解珽

當自外上表諭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彗雖遂切又太史奏云彗

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

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

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世祖也是為後主大赦改元天統於

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祖珽拜祕書監

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天康元年四月上不豫臺閣眾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

奐共決之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項吏部尚書

袁樞入侍醫藥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項曰吾欲傳太

伯之事項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鼎足而

立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

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痊此緣切皇太子春秋鼎盛

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

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覲腹心之

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妾

盜廷爭盜加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覬音冀覦音諭覦幸也以

為誠邪留記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无

楚靈之不子嫡嗣不可動搖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

忠竭節如臣之苟息趙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

其情而能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

能死斯哉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恃

哉

帝教令
傳藏者
後階石

徐陵言
選授之

齊元文
選請選
一疏為

國政盡
歸安成
王頊

則律全
言以勳
勞致貴

下謹特
被親信

齊元龍
賦後之

癸酉上死

刊者前後相

聲曰吾雖

吏部尚書

之凶荒王

草創白銀難得

比有諮議參軍侍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

華何可猶作意非理望也眾咸服之是歲齊賜侍中中書監元

文遙姓高氏頊之遷尚書左僕射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上相友

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

旨唱名厚加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自此始

臨海王史曰發帝

在位二年

壽十九

諱伯宗字奉業文帝長子也天康元年四月即位後為帝

成王頊發之

光大元年國政盡歸於安成王頊閏六月齊左丞相咸陽正于

律金卒年八十金長子光為大將軍次子羨似面切又及孫武都也

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封侯顯貴者甚眾明中一皇后

二太子妃三公公主事齊三貴寵無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重每朝

見之上地通切下胡旬切朝觀君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

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

者女若有寵為諸貴所嫉無寵為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

何必藉女寵也二在二月周燕文公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

益恭每朝參以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

益於功臣中特在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

子孫蕃衍百十一月安成王頊以帝為臨海王齊上皇

殂世祖驕多建康民苦之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

之難下賈人官足老病者悉賸諸家緣坐在流所者

考異三高月

月蕭勃勃之從子陳書南史周會

作子今從

月侯安都等大典略云乙亥七都大陳

書云是月敗

乙亥受禪安都聞之而嘆豈同日全從

陳書

半閏二月改歸五卷隋志在天嘉五年軍入從

陳帝紀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